

葉紫文集

胡 从 经 编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叶 紫 峰

目 次

上 卷

叶紫作《丰收》序.....	鲁 迅 (1)
几种纯文艺的刊物(节选)	茅 盾 (3)
血火淬炼的新星——叶紫.....	胡从经 (7)

第一辑

丰 收.....	(49)
火.....	(95)
电网外.....	(119)
夜哨线.....	(146)
杨七公公过年.....	(167)
向 导.....	(195)
偷 莲.....	(209)
鱼.....	(216)
山村一夜.....	(222)
湖 上.....	(254)
校长先生.....	(268)
电车上.....	(277)

刀手费·····	(283)
毕业论文·····	(285)
懒 捐·····	(288)
广 告·····	(302)
星·····	(305)
菱·····	(384)

下 卷

第二辑

夜雨飘流的回忆·····	(403)
还乡杂记·····	(408)
南行杂记·····	(417)
岳阳楼·····	(428)
长江轮上·····	(431)
古渡头·····	(437)
行军散记·····	(443)
行军排队记·····	(456)
流 亡·····	(467)
夜的行进曲·····	(477)
好消息·····	(481)
殇儿记·····	(485)
玉 衣·····	(488)
鬼·····	(492)

插 田

——乡居回忆之一	(496)
----------------	-------

第三辑

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	(503)
从这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这刊物	(510)
《无名文艺旬刊》创刊号编后	(513)
《无名文艺旬刊》第二期编后记	(514)
《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编辑日记	(516)
文坛登龙新术	(522)
忆家煌	(523)
新作家草明女士	(525)
爱伦凯与柯仑泰	(526)
关于《天下太平》	(530)
洋形式的窃取与洋内容的借用	
——杨昌溪先生的小说是洋人做的	(532)
“手续费”与“刀手费”	
——读《裤子掉下来了》以后	(534)
读《丰饶的城塔什干》	(536)
《丰收》自序	(542)
《丰收》后记	(543)
《丰收》四版的话	(544)
《星》后记	(546)
我们需要小品文和漫画	(548)
我为什么不多写	(549)

感想·意见·回忆·····	(553)
悼高尔基·····	(555)
国防文学的随感二则·····	(557)
痛苦的感想·····	(560)
哭鲁迅先生·····	(561)

第四辑

现代女子书信指导(节选)·····	(565)
-------------------	-------

第五辑

回忆·感想·日记·笔记·杂记·····	(623)
回到乡村·····	(687)
致张天翼书·····	(689)
致张天翼书·····	(691)
致邝达芳书·····	(695)
致邝达芳书·····	(697)

附录

叶紫著作编目·····	胡从经 唐学芳编 (700)
-------------	----------------

后 记·····	(727)
----------	-------

叶紫作《丰收》序

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诘难者问：那么，写杀人最好是自己杀过人，写妓女还得去卖淫么？答曰：不然。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这算什么本领，这算什么创造？

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写不出，于是他自称“第三种人”，他“为艺术而艺术”，他即使写了出来，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而已。“再亮些”？不要骗人吧！你们的眼睛在那里呢？

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

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象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在转辗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但我们有人懂得这样的艺术，一点用不着谁来发愁。

这就是伟大的文学么？不是的，我们自己并没有这么说。“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我们听过许多指导者的教训了，但可惜他们独独忘却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和作品的摧残。“第三种人”教训过我们，希腊神话里说什么恶鬼有一张床，捉了人去，给睡在这床上，短了，就拉长他，太长，便把他截短。左翼批评就是这样的床，弄得他们写不出东西来了。现在这张床真的摆出来了，不料却只有“第三种人”睡得不长不短，刚刚合式。仰面唾天，却掉在自己的眼睛里，天下真会有这等事。

但我们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

我希望将来还有看见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时候。

1935年1月16日，鲁迅记于上海。

几种纯文艺的刊物（节选）

茅 盾

近来读了好几种大小不一的文艺刊物，都是最近两月内出世的。主编者都是些生气蓬勃的青年作家。我们这文坛上有许多事叫人难以索解。例如“文坛太寂寞了”这句话差不多成为一般“有心人”的口头禅，但是新作或新的定期刊出世后很难引起“文坛上”的注意。又如“推荐青年作家”一句话也成为一般的口头禅，但是“青年作家”的作品出版后也很少人批评。间或有人写了短评，谈到“无名”作家及其作品了，可是这位“批评家”的本意却又是借端发牢骚，骂骂他自己要骂的对象而已。

对于新进作家的作品或新进作家主办的刊物，也有人抱了这样的意见：它们大都瑕瑜参半，而且常常瑕多于瑜。批评得太严格了呢，青年人是容易灰心的；单单称赞那些美点罢，又恐怕感情“热烈”的年青人误用聪明，懈于精进。这结果就是除了特别坏或特别好的以外都守沉默。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少事忙，新刊虽说不多，要一一读过已觉不易，何况一一批评。这是事实上无可奈何的。因为虽则近来兴起了许多“新兴”的批评家，但他们大都不屑躬亲小事，他们喜欢找大目标来做批评的对象。

倘使一二“有心者”肯破费工夫，博览每月出版的大小小面目不一的文艺性定期刊，写这么一篇“每月定期刊鸟瞰”之类的文章，给这千奇百怪的“文坛”画出一幅“卡通”来，算是“社会生活反映之反映，”则对于读者未始不是有益的。那一定要比零零碎碎半真半假的什么“作家消息”，“文坛近事”之类更加有意义罢？不过这是“艰苦”的工作，而且也要相当“眼力”。记者“心长力绌”，只好就个人偶然读到的刊物中检出几种来说一说。

第一是《无名文艺》月刊，上海无名文艺社编辑出版，现代书局总代售，每册三角。这是青年作家的同人杂志，创刊号六月一日出版，二期尚未出来。据说“无名文艺社”组织的发生是一幕“悲剧”：大概是一年前罢，有一位青年作家因为“无名”，他的作品被某书局拒绝了，后来这位青年作家郁郁而死，他的朋友们为纪念这死友以及反抗书坊老板的压迫，就组织了个“无名文艺社”，先刊行旬刊（《无名文艺》旬刊）现在就扩充为月刊。这个“传说”，是否真确，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无名文艺社”结合的本旨多少有点反抗书店老板的压迫，大概是事实。

《无名文艺》创刊号中除诗歌，小品文，翻译小说及书评而外，计有创作小说五篇，目录如下：

丰收	叶 紫
没有爸爸	黑 婴
垃圾	岛 西
巷战	刘锡公
雁	汪雪涓

这里五篇小说，黑婴的《没有爸爸》是例外，其余四篇都表示出作者前进的意识。《丰收》是两万字以上的短篇小说，写水灾以

后的农民如何盼望丰年，如何千辛万苦躲过了旱魃，又要担心水患，幸而丰收了，意识落后的老农云普叔望着田里的粒粒黄金垒起了无数美丽的幻想，可是谷价狂跌和地主的高利贷剥削，还有团防捐，救国捐，剿共捐等等，立刻把云普叔的幻想打得粉碎。他磕了无数响头，化了一席酒筵，苦求地主老爷和局长老爷“高抬贵手”，当然没有用，他的满仓新谷都被武力押收去了。“丰灾”是近来文坛上屡见的题材，但是我们要在这里郑重推荐《丰收》，因为此篇的描写点最为广阔；在二万数千言中，它展开了农事的全场面，老农的落后意识和青年农民的前进意识，“谷贱伤农”以及地主的剥削，苛捐杂税的压迫。这是一篇精心结构的佳作。

其次，我喜欢汪雪湄的《雁》。叶紫在编辑日记中说这“全篇是描写江棚船船一个破落户的生活，正如南来北返的季鸟一般。我只觉得他诗句的美丽，描写的纤微，确有令人神往之概。”诚然，《雁》在五篇小说中是最“美丽”的一篇，作者的“技巧”已臻圆熟，可是我还有另外的理由喜观这篇《雁》，这就是主人公桂生的性格描写。正象作者在篇末所叙说，桂生“不但因为知道别人的苦痛觉得比自己的苦痛还利害些，而且他还想对于那些当他危难时不援助他的人，不为他尽职的巡官们，吐出他胸里一口恶气。他不去以损害那些人，以当报复，他却想趁这个侠义的事业显出他的智能。”——桂生是这样一个“侠义的好汉”。在现今这世界上，桂生那样“侠义的好汉”是一定要碰壁的，而桂生亦终于失败了。作者并没用“说教”的口吻指斥桂生那“幻想”，更不曾把“革命理想”灌到桂生的头脑里，又作者对于匆匆而去的船棚船主人刘老头子一家也只表示了这样的意思：“长天一色，雁鸟高飞；它们走上归途。颈仍然伸得很长，

想必又望见了什么希望的幻影。翅膀的弯曲，是力的象征，也是辛苦的痕迹！何必呢，去年秋里匆匆南来，今年又急急北去。你们辛苦吗？季鸟！”这些地方，都使这篇小说染着感伤的灰色。这是大缺点！作者不把“革命理想”硬灌进桂生的头袋，或对于桂生的“侠义”行为不加以“说教”式的指摘，——这是我们可以同意的；然而作者那种无批判的态度很使桂生的故事（本来是富有社会意义的题材）失却了应有的意义了。

岛西的《垃圾》从侧面暴露军营生活的黑暗，写来也还细腻，主人公黎排长最后的“觉悟”也还不嫌兀突，不过那位陈家驹先生好象是多余的。《巷战》是“一二八”的断片，五篇中，此最幼稚，但是“年轻的高小毕业生”的处女作能够写到这个面目，无论如何是可喜的。白兮的童话《雪人》在我看来并不见怎样出色，叶紫在《编辑日记》中称为“意义伟大极了”，未免溢美过当罢？

总而言之，《无名文艺》月刊的一群青年作家有很大的前途，我们虔诚地盼望他们继续努力。（下略）

血火淬炼的新星——叶紫

胡从经

正当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在左翼作家联盟的影响与带动下，新兴的文学团体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一九三二年冬，一个称为“无名文艺社”的社团崛起于当时革命文学运动的中心——上海，其中坚人物就是叶紫。叶紫的处女作《丰收》在该社机关志《无名文艺》创刊号（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披载之后，立即引起了文学界的关切与重视。左翼文艺运动领导者之一、著名作家茅盾撰文“郑重推荐”《丰收》，认为“这是一篇精心结构的佳作”，恳挚地企望叶紫等“继续努力”，热情地祈祝他“有很大的前途”^①。当时的许多文艺刊物与报纸副刊都发表了有关《丰收》的评论，象《文艺群众》、《现代》、《第一线》、《清华周刊》、《出版消息》等杂志，以及《申报》副刊《自由谈》、《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等都竞相评鹭《丰收》，评论者颇惊叹作家“那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认为“作品所表现的修养与意识，不比所谓成名作家的成熟作品为坏”，有的甚至推崇为“仅见的杰作”，并就《丰收》众口交誉的盛况感慨而言：“伟大的作品便不会因其出于新进作家之手而遭忽视了”。在三十年

① 茅盾：《几种纯文艺的刊物》，《文学》第一卷第三期（文学社编，生活书店，1933年9月1日）。

代的中国文坛上，一个不知名的新进作家的处女作，发表伊始就受到广泛的注意与赞誉，似乎是并不经见的。

叶紫，这位年青的革命作家就带着他的难忘的仇恚，遍体的创痕，焚烧的激情，以及那特异的风采，坚毅而执着地步入了文坛，以他严谨而不懈的劳作，丰实了革命文学的战绩。

一 叶紫的文学观及其创作准备

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大潮之下，聚集了一支经过锻冶的创作队伍，而这支队伍的成分，毋庸讳言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有从旧垒中来杀回马枪的文坛宿将，有从实际战线上转移阵地的革命战士，有从饥饿线上挣扎而来的失业青年，有从追求光明的文学青年中脱颖而出的新进作家，当然也有从“象牙之塔”中一觉醒来即刻“左”倾的投机者。惟独叶紫的履历似乎与众不同，他生活阅历的丰富，心灵创痕的深巨，现实磨砺的苦辛，都是某些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所无法比拟的。

单单获有厚实的生活积累，并不一定能成为作家，尤其是革命作家；先进的文艺思想的具备，对于一个革命作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就现有及新发掘的资料，试对叶紫的文学观窥测一二：

关于文艺的方向与革命功利目的，叶紫在其手撰的《无名文艺旬刊》发刊词《从这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这刊物》，实际上亦即无名文艺社的宣言中昭示，本社团创立的鹄的是企图构筑一座“为大众而奋斗的营阵”，从而竭力“用自己的力量来开拓一条新的文艺之路”。叶紫服膺的正是左联所遵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他所奔赴的目标也就是建设与壮大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因而叶紫认为“新的文艺之路”应该“完全是大众的”，亦即赋有“大众的内容，大众的情绪，一直到大众的技术”。这一宗旨的提出与左联的方针是一致的，左联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中强调指出：“文学的大众化”是“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必由之路。

叶紫还自觉地把文学创作活动看成应尽的革命职责，作为自己“所应当干的事业”（这是文网下“革命事业”的代用语——引者）中的主要使命。诚如鲁迅所要求的，革命作家必须是“战斗的无产者”的一员，“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叶紫策励自己成为推动“时代的轮子向前进”的“小卒”，立志用自己的笔“去刻划着这不平的人生，刻划着我自家遍体的伤痕”，其以自己的文学活动从属与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目的十分明确，即生命以赴地“一直到人类永远没有了不平”！

正因为叶紫的文艺观建筑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对于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认识，他恪守社会生活是文学作品唯一源泉的准则，十分重视社会实践与生活体验。叶紫在表彰崭露头角的女作家草明时，就凸出赞赏她“各方面的生活经验均极充实”（《新作家草明女士》）；与同辈的青年作家相比较，叶紫的生活积累颇为丰厚，但仍对自己进一步提出了“深入到大众的生活之中”（《我为什么不多写》）的要求。

鲁迅是被叶紫作为导师来尊崇的，因而对于鲁迅所屡屡强调的世界观的主导作用不会漠然置之。鲁迅曾反复申明：“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于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同样，叶紫在衡人律己时，着眼点也在于是否“意识前进”。由此可见，鲁迅与叶

紫异常注重的是思想、立场、感情等所凝聚而成的世界观这一决定性因素。叶紫所谓“前进”的“意识”，结合他自己的思想实际，大致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叶紫具有一颗“火样的心”（《还乡杂记》），这颗炽热的心燃烧着对于理想与信仰的赤诚，对于亲人、战友所浴血的事业的忠诚，对于自己正在从事的革命文学创作的热诚。其次，叶紫心胸间沸腾着对于祖国、对于民族的白热化的“爱”。对于苦难深重的祖国，叶紫真是眷爱弥深，直至病笃之际还在《日记》中写道：“我关心着世界大局，耽心着祖国的存亡，关心着全中国的文化事业，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所负的伟大的时代的使命，文化人应尽的一切责任……”（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对于饥寒交迫的民众，叶紫因为曾与他们一起经受欺凌压榨，一同辗转阡陌沟壑，所以感情尤为深挚，故而在《自箴》十二条中，首先第一条就是要求自己无条件地热爱“被摧残，被迫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贱（？）的人群”，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不离不弃，生死与偕。第三，与对民众“伟大的爱”相关联，叶紫极力仇视假、恶、丑。“假”就是虚伪，叶紫是十分嫉恶的，例如他在《日记》中追述自己早就识破法国作家纪德的伪善，透辟地看穿了这个表面“全力攻击伪善”而实则自身“充满了伪善”的变节转向者的本相；“恶”的集中代表就是剥削者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吧，叶紫对“长满了恶疮”的“丑恶的社会”异常憎恶与愤慨，因而在《日记》中规箴自己要“用全力攻击社会的丑恶，揭破社会的丑恶，毫不留情地将社会的一切腐烂罪恶统统暴露出来”（一九三九年二月三日），事实上叶紫正是这样做的，他的作品倾尽全力地排击了社会的腐恶；“丑”具体到文学界来说，那就是与革命文学相颉颃的敌对势力，叶紫对于国民党御用的文化工具以及与其

沉湎一气的各种文化垃圾抨击甚力；对“狂呼着热血头颅”的“民族主义的英雄”，叶紫不仅予以严正批判，还撰文揭露了民族主义文艺的走卒剽窃外国作品的丑行；对“无病呻吟”的“颓废者”，叶紫猛喝他们要从“沉醉”中悟醒；对“高唱着唯美主义”的“守在象牙之塔里的作家”，叶紫呼吁他们扬弃“旧的骸骨”；对沉缅于“风花雪月”的“才子佳人”，叶紫则希望他们转而注目于国家的厄运与民族的苦难……。

关于题材问题，叶紫的论述也是辩证的。一方面强调必须“在时代的核心中把握到一点伟大的题材，来作我们创作的资料”，一方面也批评了某种惟重大题材论。至于后者，叶紫在《国防文学的随感二则》中有精辟的阐述，针对当时流行的惟有写“东北义勇军底抗日血战，华北汉奸混入底蠢动，走私”等题材才算得上“国防文学”的或一论调，反对将创作的范围限制得如此狭小，虽然并不否认写义勇军之类的作品为“‘国防文学’底第一义”，但也不能排斥作家以自己熟悉的题材来创作为“国防”服务的作品。同时还生动地比喻说，如其去闭门杜撰你见都没有见过的“大炮”、“飞机”和“毒瓦斯”，倒不如还是发挥你平日熟用的“匕首”、“投枪”、“大刀”和“九响棒棒”的威力。

以上阐述与鲁迅在同时期的论述是一致的，鲁迅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也对当时一度出现的“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的题材理论，以至“出题目做八股”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他正确地指出：“我想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这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该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代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鲁迅关于既要提倡写重大题材，同时又必须广泛及